



檢査者李文荷  
覆査者龔汝信

共存肆拾叁册

|         |   |
|---------|---|
| 書名      | 六臣注文選   |
| 刊寫時代    | 宋 蘇州刊元明脩補本  |
| 裝式      | 線裝 鑲襯   |
| 卷數      | 第伍拾肆  |
| 葉數      | 叁拾陸葉外補空白壹葉  |
| 行格      | 半葉改行行大字拾伍小字貳拾                                     |
| 高廣      | 高柒寸叁分 廣壹尺貳寸陸分                                     |
| 邊口      | 左右雙線白口上口間記字教第壹魚尾下標文選 幾或卷第幾第貳魚尾下標葉數(間無第貳魚尾)下口標刊工石式 |
| 印章      | 第叁拾伍葉有本館朱文長印                                      |
| 其他標識及狀況 | 境框鏡等字闕筆 註修尾教葉尤息 間有版字漫漶處                           |
| 覆査加注    |   |

中華民國十三年 柒月拾玖日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

劉孝標辨命論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

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韓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

### 陸上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

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大爵人九五慎之制制垂基忠隆後

業善曰典曰慎命以制制論器然而經略

不同長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平王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

有其國家今聞身世五等之制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黃唐郡縣之治

則為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略萬國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既曰黃謂黃帝也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于周室尚不改易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制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備在典謨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其詳可得而言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

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五等之制

必假借眾賢之力因羣賢之才  
所以必重而輕焉庶事不濟也  
並建五長所以

弘其制也  
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即五等也  
於是乎

立其封疆之典時其親踈之宜使萬國

相經以成般血石之固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

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錫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

天石之不  
可轉動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善曰毛詩曰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  
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善曰

大方漢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  
知其為人不知

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善曰周易曰利和義莊子曰

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也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則

女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大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丁王民而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良曰安之謂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  
作人

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利  
五且本作利之利也善曰周也孫知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

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  
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

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  
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  
且天下  
不利而

利之不變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錡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在利之時因便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不費也。

同憂與天下以盡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善曰二孟予謂齊三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言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天下同

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向曰厚樂之事豐利

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利博則文乃理矣危言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篤樂遠則憂深善曰巨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

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故

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呂

不無矣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向曰

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統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九

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

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之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濟世治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

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故疆毅之國不能擅

一時之勢雄俊之士三臣本無所寄霸霸王

之志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

定人無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善曰毛詩

思治也銜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主尊

羣后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譬

衆目營方則天網自起善曰日網日以喻

之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

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四

辭難而心齊力與獲又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

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齊翰曰四體四

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善本無三代所以

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

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

業廢興何如向曰三代夏商周也夫成與衰隆

敝五臣本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

舉其人二則其政息也銜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

也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言

法不可

常愿以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特而或間以  
諭盛衰廢興抑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  
娛萬切左氏傳軍卒曰愿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  
預曰涼薄也 良曰愿謹也諫明也言事明暗不常

故世及之制弊三言本於疆禦厚下之典

漏於未折善三言諸侯世及而盛邊其弊在於疆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疆禦言封建

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賁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

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弊於疆禦而難制謂其益

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

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 侵弱之釁遠

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也 自三季

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遠自

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惠周

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

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翰曰遠起

明新周之末在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

王道 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

下土崩東 武曰七雄並爭 翰曰陵夷謂頹毀也

七雄謂齊燕趙韓魏秦也言 昔者成湯親

諸侯之道頹毀終于此時也 照夏后之鑒公旦曰涉商人之戒

即那鑒也毛詩曰那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

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日

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良曰成湯周公親見 文

夏商封建之重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 質相濟損益有物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

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



地文論語子曰勝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濟曰文質損益各  
以取其宜故五等之禮五臣本不華于時  
也物事也

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  
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 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

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  
之制有盛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  
於夏殷也

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  
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

矣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  
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

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

弊五臣本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

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

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之崩家語孔子曰文  
之祀無乃殄乎 韓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

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  
遠為禁止也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

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 秦  
五等之弊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

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之具

也王目本無也字善曰毛詩曰經始

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

曰權乘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禍則取輕  
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本多福思慮其  
終蓋取少禍豈謂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  
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

也經治故國真愛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置其戴

善曰左氏傳三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入叔向語宜子曰文之伯也真載天子加之以恭

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方也主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

佐及承微五月積弊五臣本作王室遂卑

善曰新序曰反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班固漢言叙曰後嗣皇統幽而不輟

神哭否而必存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善曰東京賦曰愍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言諸侯翼位天子則雖三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

下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幣石

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

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術懲

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尋斧

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

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葛

贏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繼其所庇廢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

國慶獨鄉食其利主憂莫與共言善曰國語曰晉

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日辱良口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

之共除 監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累

實由孤立 善曰毛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

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與楚戎士秦孤立之敗也

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累

由不封立所致也 是甚血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

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間土崩之為痛也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暗於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發

可為痛也 周之不競有自來矣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謂子囊曰今楚實不

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 國之令主十有

餘世 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楊雄曰

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

也善曰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 善曰論語子曰

傳孤偃言於晉侯曰不諸侯莫如勤王也 翰曰周

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

應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 向曰公

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 故彊

者有九振矜謂自美也言齊公自美已彊也 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日新之志 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葵

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 欒曰下欲逼周取天下也 銑

曰同善注收用也 圖謀也頓猶發 豈劉項之能

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漢書沛公自武

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

至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濟曰言

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

項羽之徒能閱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

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

道有與共弊五呂本弊作覆滅之禍豈在

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翰曰假使秦能

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

亦不見覆滅之漢矯秦柱大啓侯王善曰班

固漢書賈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天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

既興舉秦之故法大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

侯王之國以放子弟也

故賈生憂其危晁錯

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

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如此

宗廟不安也錯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盛長亂起

奸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是以諸侯阻

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上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善曰阻恃也勢

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

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

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絺兵精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

弱最後反然誼言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

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

則矣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翰曰虜足者謂地廣  
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謂終懷逆心為其土  
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燕三藏茶韓  
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  
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  
南王璧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皇

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

曰皇祖上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社頰左氏傳注曰  
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  
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  
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前吳會稽豫章  
郡書至起兵反以表益為秦常使吳吳王聞益來知  
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益也  
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也

也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秦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  
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  
侯為高晉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然呂氏之難

朝士外顧宋曰策漢必稱諸侯善曰漢書

得自知昔高皇帝始作亂虛侯使人告兄齊王  
令發兵西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  
遂發兵又曰已后第大巨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  
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在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  
宋虛東牟之親外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  
大王大王勿疑也翰曰三武將起禍難朝止大夫  
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逮至中葉已其  
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

龍衣云秦之軌矣

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小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

國是以五侯作威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

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

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曰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

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銑曰漢

既割列宗子不封其六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

之志故王莽襲逆

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系隆皇統而

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侯字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子身

喪也良曰尊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

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

喪家宿疾

不亦宜乎 僅及數世姦究充斥

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

盜充斥也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

數世而姦究之賊

外充斥充斥言多也

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

風靡善曰謂梁翼之屬也楚辭曰

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善曰一夫謂董卓

也漢書曰從恣意

衡古橫字也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

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

故在周之末難興王室叔命者七臣干

位者三子

善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

頻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

國之圍以為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初跪與詹父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執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於預曰石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闇于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下

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

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勃逆僭即王位以據

王城也天邑 正征 警于震於閩宇鋒鏑流乎

謂王城也 正征 警于震於閩宇鋒鏑流乎 齊曰鉦金

絳闕 善曰傳立正部賦曰巍巍絳闕 齊曰鉦金聲也聲也闕字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

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然

禍止畿甸害口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 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長曰覃延之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大下晏然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

治以待亂 良曰言身雖長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之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

以理出而待危而尚未至之也謂惠襄是以亘王五臣本

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善曰史記曰周人

出奔于莒召周公相與時襄厲王王

師伐周立子頹善曰史記曰周人

人之願也同伐三城殺王子頹善曰史記曰周人

出居于鄭善曰史記曰周人

温左師進王三入於三城善曰史記曰周人

叔帶襄王同母弟善曰史記曰周人

也善曰史記曰周人

四海已涕善曰史記曰周人

二漢宮城之內善曰史記曰周人

沸也善曰史記曰周人

服夕亂哉善曰史記曰周人

朝入夕亂者言速也善曰史記曰周人

為弘農王善曰史記曰周人

心愚智同痛善曰史記曰周人

人也悼亦善曰史記曰周人

猶痛也善曰史記曰周人

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史記曰周人

善曰聖主得賢臣善曰史記曰周人

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善曰史記曰周人

合諸侯善曰史記曰周人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善曰史記曰周人

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史記曰周人



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曰言羨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善曰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權義心

死於讎敵手也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歎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

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雖復時有鳩合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權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充

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時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馮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統曰為聚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也

**君子無心**難共南龍山

起乃禍殺弘農

**義兵**則

次也

亦戰而

義破之

漢書陳涉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世位不必常全

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

世位謂子孫相傳

孫不必常有安全之

五日本

故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

漢書孔融為謝諫曰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

能

良曰 隨或失之其得國多故郡縣易

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善曰

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長

率連屬咸述其職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

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中國

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

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言皆奉天子休明而淫民日之君無所容過

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

無容過何則不為

理也故先代帝王有

苟或衰陵百度自悖

五

立諸侯而祚興也

本作勃字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翰

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

鬻官之吏以貨准才

向曰鬻賣也貨多者

亂也

如羣后也

後王有以之廢矣

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

准才

則貪殘之萌

五臣本

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

安在其不亂哉故

珉謂

珉謂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善曰民安己受其利

故曰為己濟曰謂其為郡縣之長為利圖翰曰謂

物善曰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六為利翰曰謂何

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志善曰企及進

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記蘇秦說燕王曰

也言羨及厚祿進脩己安良士之所希及

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脩己安民積德以厚下

事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之譽遲

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姓以利己者在

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遲不善侵之以利己

皆為之故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

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翰曰實謂

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日君無卒

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

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向曰此郡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尚書

室子乃弗肯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為

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室

上無旬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善曰漢書王嘉上疏

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旬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

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翰使

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

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

過有深淺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司

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向曰書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

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六各觀之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統法八代故宜參以漢政論語曰吾道

一以貫之良曰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齊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

可一言蔽之也

### 辨命論一首

元序善曰劉璠梁典曰善曰孝標植根潘右流寓魏

### 劉孝標

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梓

於就自謂坐致雲霄畫圖遠巡十稔而榮懋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

誰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

###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

志曰管轄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轄已大將軍持者意焉其當富貴乎轄長歎曰然天與我財明不與我生壽恐口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其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

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有在赤墀之下

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

墀塗地也禮天子亦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

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

旨因言其致去爾善曰鄭玄禮記注三致之言至也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

且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

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扶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

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牲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

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

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也濟曰日者謂堂日月歷數之任者十祝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

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

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則五臣本高

才而無貴仕號餐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

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故性命冒于貴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夫闕葛紛綸莫知其辨

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

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

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

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紛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天謂年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道

也紛紛言多也言人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之所論者甚多也

惑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

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

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其頌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

也吾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蚤夭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

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翰曰王充字仲馬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

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至於鷓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冠獲瓦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

則曰唯人所召善曰十略鷓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禍冠故曰鷓冠禮記孔

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喜明鼎寶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

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饗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

禍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在說說女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謹五比本咋異端斯起善曰蜀志曰孟光

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義常說說謹昨裴松之曰  
說音奴交切謹音詔奉切叶音格切論語子曰攻  
乎異端說曰說說也謂言語噴繁不定也而末詳其本善曰李蕭  
遠論其本而不暢遠作運命

其流子玄語其本善曰李蕭  
論言治亂在天故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  
己之論言吉凶濟良注同嘗

試言之曰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  
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  
之也翰曰事在冥昧夫道生萬物則謂之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善曰老子曰大道死兮  
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  
道而生老子曰去法道法自然向曰任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

何不知所以得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  
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  
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也銑曰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  
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至濟曰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幾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  
天下之動者存乎離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  
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焉焉將猶陶鑄竟舜也軌肯以物為事與引曰若  
淨交錯庶幾混成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  
而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生之無其子毒母之  
心死之言之度劉之志善曰老子曰專之毒之盡  
之覆之任弼曰專謂品其

形壽謂成其質左氏傳曰其壽我農功度劉我

隱之淵泉五曰本非其怒升之霄漢非

其悅善曰靈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

魚生於陰寓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

翰曰皆亦任自然所蕩乎大正萬寶以之

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善曰莊子曰形非

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

戰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

平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則焉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

於狂又曰吾愛其一如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中

天曰性不可易命不可改自天之命也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

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也物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

作其化不改易之也化而不見則謂之命命也者

受於帝行正不善曰祖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合之論

過得壽命也命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

死天地所不能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

於冥昧之始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

不可變易也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善

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

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善曰淮南子曰昔

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

古諸侯之强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



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  
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  
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曰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  
此至誠不能感留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之倒謂却行也

**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壁而

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六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幹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勛之世**

**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曰

勛鈇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銑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

**公亶其尾宜尼絕其糧** 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至德

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疇其尾毛萇曰亶踏也亶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

命也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浮音以善曰

薛君曰芣音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與芣言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替去也 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簡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大有

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  
莒臬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夷叔斃死淑

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善曰崔瑗上獨曰三王行化夷叔隱

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

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天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

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

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吉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

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淑媛婦人也許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喜曰大戴

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

庸之至乃伍負浮屍流三閭沈骸

於湘渚善曰史記曰子胥王乃取子胥以盛血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

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楊雄反離騷曰飲子楚之相纍音義曰諸不

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西貝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

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君山鴻漸殺羽儀

於高雲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備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

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備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

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  
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栢譚非法將去  
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  
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  
下高雲之鳥 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  
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敬通鳳起摧迅

翻於風穴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訢通少有儻之  
培凜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  
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曰

起喻實德也摧迅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  
奚居之隱也 齊曰上之所述聖賢遺其時難或有  
不能而死豈是才不足 近世有沛國劉瓛

瓛弟璉 津 並一時秀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

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  
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

字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  
璉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

山秀士從之璉音境 璉則關西孔子通涉六

良曰近世謂齊朝 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善曰范曄後漢書

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

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進

篇 向曰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璉

則忘烈秋霜心自自見三三亭亭高竦不

雜風塵 善曰范曄後漢書元一論論曰凜凜焉皜皜

焉莫與秋霜高王 璉 西京賦曰狀

外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也 皆毓德

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

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

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客難曰言不過侍郎

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向曰兩賢殂落昔之玉

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言之典則也

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

奇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擯也

也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

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

道哉善曰楚辭曰願繳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壘草

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將與百草俱死落也論衡曰身

稱者不可勝數也論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

於川谷也向曰言言者賢人遺擯斥死亡沈滅而

無聞於今豈可勝哉此則生者無之與早隸容

彭之與殤子善曰尚書曰永室業邦治毛詩曰

有十等士曰早早曰與與曰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

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壽八百復黑

齒落復生事與元十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賢

大夫正正高示

莫大乎無毫之示而不山為之小莫壽于傷子而彭

祖為之六地 依曰其德也言其貴也阜隸賤

容成公彭莊三長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

可者殲六者也 言曰孔叢則常寒聞天公言生而問術焉公告

與黔婁 言曰孔叢則常寒聞天公言生而問術焉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富貴三字乃適河東大畜生羊于猗

氏之南其德息不可計以與言猗氏故曰猗頓也皇

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

終曾參不弔曰何以為謚事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

生存恃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

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

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

焉曰殷治讎麋推顛廣顛色如漆緒垂眼臨鼻長時

而盤投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

濟曰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敷治醜女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物極

義者也 翰曰言上之所達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

事皆得於自然宜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假道於才智之理 斯善本作 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斯其斯字 然命體

五目本 作體命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五目本 後

笑或始吉 五目本 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

人以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

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

因人以致人 良曰言人 交錯糾紛迴還倚

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 伏非可以一理得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空山微 五目本 寂寥忽恍 廣無形可以見

無聲可以聞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鷓冠子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思立賦曰北與頰識其宿伏抱朴子曰鷺鈔不可以一塗驗筆奉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

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道也銑曰忽慌不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

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必御物以效靈亦

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憑人而成象譬言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

司職以立政又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

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不憑

象也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王之服也言天

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龜**五臣本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

也周易曰見龍在田曰或躍在淵聖子曰聖人時

天乃命湯於鉞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社稷

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身三神以

濟殷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孔子

聖得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

期特授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

有人不遠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

為能勝亂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

墨程有道德挺生謂其英睿自擅

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觀彭韓之豹**

**變又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紋謂明**

無聲可以聞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騶冠子曰陽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思玄賦曰北叟頽識其高天抱朴子曰驚鈞不可以一參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

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鏡曰忽慌不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

**必御物以效靈亦**

**憑人而成象譬言天王之冕旒旒任百官以**

**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

司職以立政又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無所象也御猶乘也

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為王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而或**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五臣本作龕字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成湯武王

也周易曰見龍在田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

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子既沉湎躬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

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

鏡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

**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視彭韓之豹**  
**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紋謂明**

經拾遺月紫

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

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

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

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後太子為太子少傅封

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宋組綬蒼頡篇曰

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俛拾地芥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

其猛而有文也鷲執也言有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

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也迫以征伐得之也

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栢榮以博學而至貴

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

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

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者不知也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

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

己也故言而非命

善曰有

有六蔽焉爾

善曰論語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請陳其梗概

善曰

夫靡顏膩理哆

為頰

子頰

形之異也

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

淮南子曰哆嚙蘧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

修通俗文曰嚙口不正也又記車轅見蔡澤曰先生

雅頰感齧銑曰靡顏膩理好貌也哆嚙張朝秀

口不正也頰頰鼻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

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

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亦上似蠶蟻養生要曰龜

鶴壽千有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日朝謂日未出時

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

出乃死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聞言如響智



昏菽來及神之辨也

善曰文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

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走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辨叙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良曰聞

言如響謂耳聽也 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

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

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故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

不知十也 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

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

得者是知兩五之數 龍犀曰角帝王之表

善曰 河目龜文公

侯之相

善曰孔子曰夫子適周見其長弘長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

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臣

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

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翰曰目上 撫鏡知其將

下正平曰河目龜文謂凡有龜文也 刑壓紐顯其膺錄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

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

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室於羣望而祈曰請神

擇五人主社 星虹樞

神所立也與祀 星虹樞

王跨之靈王射加焉子十子皆皆遠之平 星虹樞

王弱抱而入焉拜皆壓細也 星虹樞

鏡同善也 星虹樞

電昭星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垂渚女節夢意  
感生朱均曰華渚渚名也文宣少昊氏詩含神  
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黃帝漢高祖功且  
頃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賞諫目向  
曰漢高祖時送徒鄴少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  
也漢高祖隱於芒陽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  
貌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  
樞星之精而生姪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  
斗第一星也電光也

後葉

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兆跡  
也言帝三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若

謂驅龜類

虎兇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

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

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  
國曰龜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

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註曰天有紫微宮  
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  
呂氏春秋曰宵冥真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  
可得而妄處哉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與皆應天命  
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  
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莘天子采桑得嬰兒于  
空桑之中獻之其母令婢人養之察其所以然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  
走毋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  
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

義有兩善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  
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  
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  
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良曰有阮氏女

歷陽為湖人化  
魚鼈餘同善注  
楚師屠漢卒  
睢惟河鯁

其流秦人坑  
雷震若工日本  
雷震善

漢軍多殺上卒  
睢水不流戰國策  
蔡澤謂應侯曰

百起率數萬之師  
遂韓魏而敗  
疆趙北坑馬服屠四

千餘萬眾流血成川  
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

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

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

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

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  
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能抗五日本之哉其蔽三也善曰尚書

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兇賊曰秋霜一

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說曰言偃吳人

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

子其殆庶幾乎王強曰庶幾於知幾者也向曰

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

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或曰明月之珠不能善曰淮南子曰

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善曰淮南子曰

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故直亭伯

平也類崩也銑曰類取也璜美玉也故直亭伯

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卒於

自以遠公不得意遂不宦官而歸卒于家漢書

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功結綠之鴻

輝殘縣心黎之夜也抑尺之量有短哉善曰戰國

策應侯謂秦王曰策有懸黎心者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曰懸黎

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

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啗原見棄州部

設令勿心如過隙法益苦霜露路其為詬

呼恥山豈在馬之流乎乃至開東閣列五

百術善曰漢書曰子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此遊燕趙中山皆莫能

厚客甚因乃上書罷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

生不匹鼎食死則五鼎享耳又曰公孫弘淄

也亦貧牧豕海上太常對儒太常奏弘第居下

策天子懼弘對為第一後至相於是起各館開東

閣以地貴士莊子曰質放於細里逐於州部又曰入

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諒辭曰寧溘死以流亡

今介不忍為此能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

疾說文曰詭耻也良曰牧豕淄原地名錢曰

也病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

知日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

曰將軍鄉者經虜處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諫皇甫將榮悴

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綱絜生妍山虫其蔽四

也善曰應璩與曹元表書曰表主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振哉孫二荆陟陽候詩曰三命

極有夫虎嘯風馳龍興虎屬善曰淮南子曰

龍輿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故重華

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

曰高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弼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曰堯舉

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

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也紂紂紂紂紂紂

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盡一紂紂紂紂紂

而見也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聞主衆

明也寡身而薰然於不同器器自采鸞鳥不持其真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

心庸君多杜篤弟比于文曰關主之在上宜忠諫

是謀家語類曰曰聞無備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二表甫論曰天

芝如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鴛鴦同棲天理

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賦曰接翼側足濟曰薰香草也

薰臭草也臭惡鳥類神鳥也鳳皇之類是使渾敦徒檇桃杙

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

巖石之下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

器不友是與比周天之人謂之渾敦額頊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俚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擣杙楚辭曰忽奔走

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

宮雲臺使出左氏十義什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

谷口鄭子真不甜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

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橫

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

謂成發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善曰漢書

仲舒對策曰治亂發興在彼我狄者人面獸

心非天降命不不得反也

安鳩毒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後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

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以誅殺為道德以懷也

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

其妻妻之小雅曰一之淫曰報雖大風

立於青丘鑿凶奮於華野比於狼疾

何何足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窳窳九變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凶害也

誅豸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

青丘之野射十日而一殺豸豸斷修蛇

對豕豸桑林高誘曰壽

者曰秋之地有水大風驚鳥青丘方封豕

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突無親

不苦注言今戎比於昔日其復矣惡逆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帝涕唇自乘間

電發善曰金行謂也千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豸歌

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桮晚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

社也尚書曰四夷左社罔弗成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涕唇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涕唇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

鏡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涕

此間如電之語也言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遂

復遷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洛背河左伊

遷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

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

縣之人南方三郡曰先三桑梓謂夏殷周之所

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與三皇競其氓善本作黎

號也中縣謂中國也與三皇競其氓善本作黎

五帝角其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

曰區宇種落繁熾充牣刃五臣神州善曰范

寧曰梁高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之虛賦

切其中者不可勝記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十

名曰神州也良曰嗚呼福善禍淫徒虛

滿也神州中良曰嗚呼福善禍淫徒虛

一耳豈非否亦相傾盈縮運而小

其蔽不也善曰尚書湯曰八

物不可否若

子曰孟春始歲此秋始縮高

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向一古

為亂則禍蓋言矣是皆否泰之理

然所謂四者死生焉具賤焉貧富

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曰凡人

有死生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

治亂固天命不可預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

不衆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銑曰賦布也

愚知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善曰相範世要

善不善人神非神非神非神非神非神非

仕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

可說不待論曰遇不遇命

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小商均也夫上  
 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絳  
 止也胡卦切賈誼秦曰陳涉持能不及中庸論衡  
 曰中人也本所習君善習惡為惡翰曰舜禹  
 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  
 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絳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  
 於所習而成也是以素絲無怕玄黃化起鮑魚芳

蘭入而自變又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  
 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

黑焉誘曰閱其少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化矣與小人

一聞則之化矣是故尹

黃相問代而作或見臭

而變鮑魚臭也







P37

